

小说连载 香秘

## 受伤

●嘎子

对着图象闪烁的冰墙，我的头麻木了，嘴张开再也喊不出什么了。阿洼老人平静地端着碗，把加了糌粑面的奶茶喝得很响。暖融融的火光烤着脸，我能清晰地看见他鼻尖上沁出的汗珠子。他笑了一下，说：“吓着了吧。”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我真的惊呆了，从内心到皮肤上每一个毛孔都惊得麻木了。我闭上眼睛，再也不想看冰墙上出现的任何画面了。

那个有尖厉笑声，行为古怪神秘的老巫婆竟然是张面具。撕开面具，露出的真面竟然是面前这位智者似的阿洼老人。他为什么要装成那个样子？他给那个猥琐的瘸腿汉子的是什么东西？我感觉到那是个阴谋，充满凛冽寒气的阴谋。

阿洼老人很平静地面对冰墙，手掌在墙面轻轻一舞，有许多水花在墙面荡开了，流水声串响着，与水花一起消失在遥远的地方。冰墙暗了下来，我却感觉到寒风刺骨似的冷。阿洼老人没看我，说：“我知道你此时的心，像这水花似的平静，也像这流水声音一样迷茫。你肯定很惊讶，也很疑惑。哈，有些事原本很神秘，有许多隐在迷雾中的地方让人看不清。不过，却是真实的，像你手生长着十根指头一样的真实。”

他回过头，温暖的炉火映着他的脸，那是张苍老却很有光泽的脸，连银白的须发上都镀着一层耀眼的光。他说：“奇怪吧，我就是那个部落里的一个掌握与神沟通，会打卦算命，预测未来的巫师。在那里，我是个老太婆，谁也不清楚我有多大的年龄，我比他们最年老的头人还要老。在那里，我是座桥，从我这座桥过去，就可以看到他们敬重的神，就可以得到忠告，知晓未来。”

我笑了，很怪的笑。我说：“你为什么耍躲躲藏藏，你现在的样子就让人敬重，也能把你知晓的告诉他们，帮助他们。你怎么要装神弄鬼，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我想起那个笑声很怪，脸皮干燥的老巫婆，心里就不舒服。

阿洼老人叹息一声，说：“我也不想那样。过去，我帮他们时，都是在暗处。我的朋友，就是那个巫婆，她叫班却乃烟，在那个冬天突然死了。我对这个部落的帮助都是通过一个通灵的巫婆来完成的，现在她去世了，是去冰河边打水时死去的。我发现了她的尸体，带了回来。我就想到装扮成她的样子同部落生活在一起。那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看着他，心里还是堵塞着好些疑惑。有句话我在心里嚼了好久，还是说了出来：“你给那个叫阿加的汉子两小包东西，是厉害的毒药吧。”

他有些慌张了，手举起来，又在脸颊上抹了好几下，然后就捧着脸不吭声了。过了好久，他笑了，没有声音的笑，脸上的皱纹很轻松地散开去。他说：“你体内长了会害你命的瘤时，你会怎么办？割掉，只有割了才能保你的命。”

我明白了，但我没说出来，心里还是对这样的阴谋充满了恐惧。

灯暗下来，有团蓝色的雾在屋内升腾。冰墙味扎扎响着，又是一片雪亮。阿洼老人的手在冰墙上舞动了几下，说：“狐狸开创的部落，得有真正像狐狸一样的人来拯救呀！”

我知道，一段新的画面将出现在墙面上……

又是一天了，冰墙一片冷漠。我在屋内流动的空气中嗅到了青草的香味，似乎还听见了叽喳喳的鸟叫。我看看这间让蓝雾死死包裹起来屋子，看着四面冷冰冰的石墙，说外面的雪停了，我想出去看看。

我笑出了声，他也听出我的笑就是不相信他的话。他啥也不说了，又埋进了厚厚的书里。那是本包有墨绿厚封皮的，书脊上的字已褪了色，但能认出那是一行早已失传的古印度伽罗斯底文字，状如驴唇。那是很规范的天城体，我在阿育王石刻和石柱上看见过。可这种文字早在公元三世纪后就不使用了，也没有刻印成书的记录。我对他手里的书产生的好奇，伸手去摸书脊上的那行刻印很深的神秘文字。

他说，这书记载了香巴拉王国一万多年的历史，预见未来人类将遇到的种种灾难。战争、瘟疫、水患，人类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他知道我看懂书里的文字，就把书递给我。很厚的书却轻如柔丝或羽毛。我不知道印书的纸是什么材料，薄薄的像是细软嫩滑的皮肤。在我翻阅时，那些文字像有生命似的跳动起来，还有叮叮当当的声响。我想起了秒针走得响亮的罗马表，想起时光飞逝，想起宇宙按着规律演化巨变，就是这种声响。

我把书还给他，说看着这本书，我自卑极了，像个无知的文盲。

他哈哈地笑了，什么也不说，合上书，用绸缎包起来放入一个木盒子里。木盒很普通，啥也没装饰，保留着自然的本色。

他说：“人的世界里没一个人能读懂此书。当然不是它的天书文字，蝌蚪文蛇形文都有人能猜个八分。此书深奥之处在于它很平淡，平淡得一不小心就把紧要之处就忽略了。其实，它在说香格里拉王国盛衰大事时，也在说人类与自然怎样和谐相处。人与生命的永恒之源，就在这个和谐。”

我的心很乱，才没心思坐在这里读书呢。在阿洼老人又走进那部厚厚的书里时，我又听见了鸟叫，很宛转的鸟叫，像柳林里的黄雀在晴朗的早晨骄傲地唱歌。不一会儿，我又感到

无奈起来，我没见到那个叫达瓦的女子，连一只小虫都没见到，只见粘稠的蓝雾在潮湿的地上慢慢升腾。我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又歪倒在床上。

炸弹轰鸣，我驾着飞机在敌群中俯冲扔弹。黄色的烟雾弄脏了机舱玻璃，我还是能看见不断升高的熊熊火光。我看到那个弹药库，在一片杉林里。我朝它冲去，想把最后一颗高爆炸弹投到那里。可我的翅膀燃起鲜亮的火光，两个翅膀像融化了的蜡在燃烧中掉了。我也在空中打着旋朝地上的火光里摔去。我记得自己大声呼喊，想让自己的喊声使飞机重新生出翅膀飞上天去。可是，我的脚底却燃出的鲜红的火苗，接着全身都融化在火光里了……

我醒来，是躺在冰凉的地上，受伤的腿又火燃似的痛。阿洼老人与达瓦都站在旁边看我。达瓦蹲下来，用衣袖擦我鼻尖上的冷汗。我抬起身子问：“我的飞机呢？”

达瓦说：“你做梦了。你从床上喊叫着滚了下来，看看你的腿，又得重新接骨了。”

我耳心里还响着飞机马达的卡卡声，撕裂耳膜的炸弹爆炸声。腿骨的疼痛上窜到肋骨，我张大嘴啊啊叫喊起来。

老阿洼掏出一块很像橡胶的东西叫我咬住，我含在嘴里，舌尖便尝到了冰板似的寒冷。那种酷寒的感觉通过麻木的舌头，我的全身都麻木了，耳朵里响着潜水似的嗡嗡声。我像在一个冰寒的水池里沉沉浮浮。黑暗包裹了我，我啥也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看见了达瓦迷人的笑容，她告诉我，天晴了。我想爬起来，跟她去外面看看太阳，她却双手压住我的肩膀，说：“阿洼说，你不能起来。你还得睡，再睡四遍好觉，就可以出门了。”

她的脸红扑扑的，笑得很简单。我嗅到股奶油的香味，肚子咕咚了一声。她笑了，说：“知道饿了？刚挤了新牛奶让你喝个饱。”



繁花似锦。杨燕 摄

## 良心，可不可以征税

●可言

某个初秋的傍晚，与朋友漫步在康定街头，一边漫无目的地闲聊，一边有意无意地感受着折多河水奔腾的凉意。

忽然，一只刺猬猛地蹿到我们跟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仰着黑黢黢的脸蛋，他不说话，只是将手里拿着的一沓厚厚的零钱朝我上下摇晃着。

他要给我钱？我连忙推开他的手，说：“谢谢，我不要。”

他仍旧摇晃着那沓钱，我又说：“谢谢，我真的不要。”

他显然很失望，把钱放下，转动着眼珠，悻悻地离开了。

朋友像喷泉突然有了水一样，终于笑出声来，向我竖起一个大拇指，说道：“哥，你真行！”

“怎么个意思？”我问。

“他就是个小乞丐，是向你借钱，你还以为他要给你钱，哈哈。”

初到康定的我，恍然大悟。

“不过，对付这种人，这种办法也挺好。”朋友若有所思。

“对付？”我诧异。

“有时，还不是有时，是经常，在餐厅吃饭，他们好像一个个排好队似的，依次站在你旁边摇晃钱，手法还差不多，你非要给个一块两块才肯罢休，不对付该怎么办？”朋友反问道。

“他们，就是在向你的良心征税！我们是纳税人，但良心，绝不能征税！”朋友有

些义愤填膺。

我确实不知怎样，若我遇到，若有零钱，会给，但若没有，我是断舍不得我的百元大钞的。

后来也问过一些人，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该如何处理。

一位买菜大婶说：“有一次在菜市场遇见一个小伙子，说是路费还差12块钱，我给了他20，但等我回来，他还站在那里，我问他怎么还在，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看着远方。但我一般都会给，因为你不知道谁真谁假，总不能全是假的吧？若能帮到真正需要的人，能帮一把是一把。”

一位退休教师说：“不给！坚决不给！他们明明好脚好手的，偏偏要如此。他们根本不是乞丐，是骗子！他们就是给惯的，给集体无意识惯的，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雪崩是自己造成的，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小伙子，人心啊！”退休教师摇摇头，背着手走了。

各人头顶一片天。给，是一种尊重，因为他们至少在某个方面已经匮乏；不给，是一种尊严，因为我们的钱也来之不易，而且，也有一片天空要我们去撑起。是的，良心，不可以征税！

朋友后来对我说，他和同事外地出差，也遇见这种事情，便用了那招：他一边推开对方的手，一边说，谢谢，我不要你的钱。对方很尴尬地走了，同事们笑得很傻很天真，然后纷纷向他竖起大拇指，说道：哥，你真行……

|乡|土|器|物|记|

## 秆铺

●黄孝纪

倘若我的姐姐给我点拨一下，我想，我现在还能编织出秆铺来。小时候我睡觉爱遗尿，常遭她们奚落。编织秆铺，我又常给她们打下手。

村人的睡床，大致相差无几。两条长条凳，一端紧靠墙壁摆开，上面搁置五六块两公分厚实的沉重发黑的杂木长板，紧挨着，恰与这凳架的长度同宽，就是一种典型的凳床。小时候青砖黑瓦的旧房比较狭窄，一般人家子女都多，一个卧房多是丁字形摆放两铺凳床。我家就是这样。

到我青少年时代，村人新建的红砖瓦房日渐增多，住房宽敞了。这时候，乡间流行一种组合式的床架，杉木做成。既可以请村里木匠师傅做，也可以到圩场购买，购买的更多，方便，便宜，随时都有。因此，在赶圩的日子，经常看到有村人挑着白色的床架板回来。

只是小时候，我有遗尿的毛病。天晴的日子还好，母亲会把秆铺草席被子抱到太阳底下晒。阴天或者下雨下雪的日子，每晚睡觉前，母亲就在灶桌上插了木烘架，先是烘秆铺，再是烘草席，最后烘被子，湿气滚滚，尿味弥漫。这个时候，我的姐姐们就常笑话我，弄得我很没面子，尽管我的学习成绩远比她们好，屋墙上奖状也远比她们多。

有时候，我姐姐甚至会指着尿湿过无数遍的秆铺说：“都成淤泥了，不要了，明天编一床新秆铺算了。”

这样，第二天编织秆铺的时候，我满脸羞愧地蹲在姐姐面前，无可奈何地给她们递稻草，随时要承受她们嘻嘻哈哈的取笑和奚落。

在康定

## 你我各自珍重

●敢敢

长到我这个年纪，应该见过不少的离别，可我还是学不会从容的面对，每每面对分离，还是不能自持默默哭泣。

最近的一次分别是暑假离开康定。在康定整整逗留了一个月，假期快要结束了还迟迟不愿回宁，贪恋康定的人情，归期一再推迟。直到领导打来电话催我，才买车票准备回宁。那几天的对话出现频率最多的是“敢敢，啥时候回去？”，我笑着回答，但是每回答一次，心情就低落一分。直到临走的前一天，我都是恍惚着的，一再的问自己“明天就要走了么？”，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是我还是赖在沙发上不肯收拾行装。

那种打心底升起来的不舍让我有点不知所措，如果可以任性，我一定会抱着门框哭着喊着留下来。可是，自从戴上了“成熟”这顶帽子就不由得我任性与胡作非为了，那些不舍也只好被狠心压抑了起来。况且即使我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改变不了要离开的现实。现实之所以残酷，也许就是因为它的不可变性吧。

本想在早上早早起床就偷偷偷人，不愿看到面对面的离别，怕眼窝比较浅的自己会哭。但是还是由于一些原因留下来吃了早饭，背上背包，在大家的簇拥下出门。狼哥去加油站，恰好送我们去加油站，上车前和送行的每个人拥抱，情绪一次次的被压抑着，“不哭不哭”我在心里默默暗示自己，可是当抱着兔兔的时候，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单独见某个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一群人再也不会聚齐了。想着这个，眼泪更是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以至于临走之前还留给小葱他们一张哭得扭曲的大脸。

到了加油站，我像前年那样跳下车，跟狼哥拥抱告别，狼哥特有的康巴汉子的肩膀十分宽阔，那一刻可以装下我所有的负面情绪，低头靠在他的肩膀我差一点失声痛哭。我是个特别不会表达感情的人，我想说“狼哥保重，照顾好自己的，我还会回来……”，但是到最后还是一句都没有讲出口。如果在每个人的内心都安装一个扫描仪，那是不是就会少很多后悔与遗憾。

毛毛在路边利用她的人品与人格魅力搭车，我在旁边擦擦也擦不干的泪水，像极了被毛毛欺负了的小孩子，虽然我比她还大一号。

一会，柚子打来电话“敢哥，你们走了么？”

“还没有，还在搭车。”

“你走干嘛不告诉我啊？”柚子姑娘带着哭腔埋怨我。

可是，我亲爱的姑娘，当我踏出贡嘎门槛的时候就一直沉浸在离别的伤感里，眼睛里全是泪水，心里满是离别的不舍与伤感，当真没去细查看送行的队伍，以至于漏掉了去洗床单的你和黄豆芽。两个人在电话的两头开始泣不成声，刚刚擦干的眼睛

## 未熟的柑橘

●汪青拉姆

对岸的村落，  
由一株新开的白梅  
和几捆玉米秆扎成

凹进山坳里的冷调  
透着未熟柑橘的涩味  
窜进阳光

抱团取暖的温存  
被月光冻结的夜晚  
你的眼神躲向山头的树荫

向阳的坡地  
半亩榆林  
一座新添的坟  
拐起经幡

又一次湿透了。  
挂掉电话，好不容易止住眼泪，正准备和毛毛一起搭车。忽然发现远处跑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姑娘，脚上的拖鞋有节奏的拍打着地面，心中边伤感边疑惑“这谁家的姑娘跑这么快干嘛也不怕高反”。噤里啪啦的拖鞋声渐渐清晰，才发现跑来的不是柚子，疾步上前，抱住这个跟我有最佳情侣身高差的姑娘。如果那个场面被拍下来，那么在下面配一句“抱头痛哭”绝对恰当。执拗的姑娘执意要给我送别，把洗床单的艰巨任务寄托给黄豆芽，急匆匆地跑来塞给我一罐子蓝莓，然后又急匆匆地跑回去继续洗床单，我被这个时常抽风和正常人不在一个频道的姑娘感动到语无伦次。我亲爱的柚子姑娘，蓝莓很好吃！

13年七月班的小伙伴们陆续陆续离开贡嘎，也都写了不少关于那些人那些事的帖子，并按照从脑中跳出来的顺序，依次发了点评。偶尔想起大家我就会拿出帖子一边哭一边笑一边回忆那些美好。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自愈功能，但是我的发育的不够好，往往都会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抚平那些负面情绪。俗话说就是“拿得起放不下”。离开康定，直到五个月后的今天，我才敢把这段情绪写出来。虽然依旧眼眶发红，但是敢去回忆与诉说也算是自己的一种消化自愈吧。

很多人都聊过贡嘎，说那里是我们的桃花源，是我们的家，是避风港……所有的比喻与寄托，彼此都懂。如同03讲的“我们这群人这辈子就跟贡嘎连在一起了”。我也跟很多人描述过贡嘎，也曾写过贡嘎，但是语言的匮乏让我形容不出它给我的感觉。

它像家，有很多孩子的家，兄弟姐妹呼啦啦一群人叽叽喳喳。一群小孩子小孩子的过家家，即使老狼毛毛也不像个家长，有时他们比我们孩子还贪玩。

它也像桃花源，没有争名夺利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明道暗枪，社会上的一切不良风气那里都不存在，有的只是互相帮助互相搀互相揭短互相补刀，有的是徒步中的一双手一个登山杖一口水一筷子子方便面一块巧克力。

它也像避风港，受了委屈遇到不平事受了伤，第一时间是想奔回那里舔舔伤口，但是老狼会在你自怜自伤后让你继续走出去，该干嘛干嘛去，这么点伤不值得你堕落不前。

它像的太多，在我们的生命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给了我们太多，也纵容包容了我们太多……

今后，无论忙碌或者闲适，请你我各自珍重。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相约一起回到那里，一起回忆起那一阵阵欢笑一场场畅饮……